

三时三世故事的叠加与循环

——对满全长诗《飞鸟集：一段天边的浪漫故事》的一种解读 □哈斯其木格(蒙古族)

满全长诗《飞鸟集：一段天边的浪漫故事》(汉文版，海日寒译)近期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该长诗蒙古文版2015年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西里尔文版2018年在蒙古国出版发行，获得中国和蒙古国读者的好评。2016年4月，在内蒙古大学举行“光与时间的故事——大型散文诗《飞鸟集》多维度阐释高端论坛”，蒙古族老中青三代作家、评论家百余人参加会议，提出诸多观点。

学者们认为，该长诗是蒙古族诗歌史上颇具特色的鸿篇巨制，从内容的广度到思想的深度，从时间的跨度到空间的广度、从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到语言表现的丰富性，均达到了较高的境界。长诗积极吸纳古今中外文学养分，构建了既有现实主义精神又有浪漫主义光芒的诗性空间。同时，长诗多处自如运用世界性元素，如世界性意象、典故、原型、神话，丰富了诗歌内涵。

长诗汉文版出版发行之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选择另一种视角对该长诗进行重新解读。长诗在开篇题记中写道：“这是一段关于前缘、今生和来世的故事……这是一段关于公主与十户长，绝色佳人与浪漫诗人，绿雀儿与白雀儿的故事……”这一交代预示着长诗的结构、时空以及意象的叠加、重合、变体等特征。也就是说，贯穿整部长诗的“我”和“你”有三种表现形式，即十户长(勇士)与美丽公主、浪漫诗人与绝色佳人、白雀儿与绿雀儿，三种组合形象对应于前世、今生和来世，在不同场景中进行自由穿梭，关联起上下诗行。

今生场景：浪漫诗人与绝色佳人

三时，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抑或前世、今生和来世，是该长诗的时间结构。浪漫诗人和绝色佳人是今生场景中的主角，是长诗中频繁出现的“我”和“你”的显现躯体，其生活场景为今生——现实世界。长诗中写道：“月光如纱，将校园、屋舍、图书馆、操场统统笼罩，夜晚静谧如水，我送了你一首诗之后就附身白雀儿向未来劫和来世飞去。”(第73首)“在大学的毕业季，非同寻常的黄昏，将急就的一首诗歌留给你后，我就飞向星空，没人宇宙的尽头。”(第106首)校园、屋舍、操场、北方的黄昏、诗歌、毕业季等充满现实主义的意象和场景，给人带来温馨的回忆，并让人相信长诗中的“我”和“你”的对话就发生在真实的大学校园，从中也捕捉到浪漫诗人和绝色佳人的校园生活细节，如谈论诗歌与爱情。这些来自于现实世界中的细节和信息增强了长诗的现实感和亲近感，让人感到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在时空构建方面，诗人采取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互渗透、叠加、重合的策略，构建多维时空世界，让长诗主人公“我”和“你”自由穿梭与变体。如：“想对你讲述寻找长生之水的英雄故事，我从遥远的星际内闯入。”该段落中时间并非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单一线性方式出现，而是以相互渗透与叠加的跳跃性方式出现，寓意了生命体的复杂性。长诗中反复强调“我是旅人，先锋部队的十户长，我是史诗艺人，远去的最后的浪漫诗人”，就是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时空和生命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意义。与此呼应，长诗中也反复强调“你”的不同身份，比如，“将人世间最永恒的美集于一身的心爱的公主啊，我的美少女，我的绿雀儿”等等。在整部作品中“我”的三种显现形式(十户长、浪漫诗人和白雀儿)和“你”的三种显现形式(美丽公主、绝色佳人和绿雀儿)不断重叠，不断融合，重逢、离散，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美感体验。在长诗中作者设计和讲述浪漫诗人与绝色佳人的对话和故事的同时，穿插讲述十户长与美丽公主、白雀儿与绿雀儿的对话和故事，让长诗多维度结构保持开放状态。

在长诗中诗人反复强调现实世界中“我”的显现身份，那就是最后的浪漫诗人；“你”的显现身份为美丽姑娘，而且是绝色佳人。在物欲横流、冲突频繁、烟火缭绕的现实生活中显得格外唯美和崇高，或许浪漫诗人和绝色佳人就是诗人的理想和信念。“我”和“你”代表了不可侵犯的人间真善美，是至纯至美的化身。



诗人一边强调浪漫诗人的身份，回忆青春时光和远去的校园生活，另一方面，无限度地表白对“你”的爱恋和恩宠。那么作品中的“你”到底象征着什么？或许没有准确答案，每位读者可以自行建构。“你”或许是生活中的普通女人，也可以是诗人生活的整个世界。长诗中的“你”是开放型符号，可以容纳整个世界。所以，浪漫诗人和绝色佳人包含着梦境与现实、虚拟与真实、过去与未来、历史与神话等诸多元素。诗歌语言所散发的味道，更增强了浪漫的特征，使读者引入一种似真似幻的世界。

前世场景：十户长与美丽公主

长诗中去、现在和未来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相互重叠，构成多维空间。在开放的多维空间中频繁出现的十户长和美丽公主是我”和“你”前世的显现躯体。作者主要以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十万勇士穿越沼泽原野、恐怖戈壁、金色沙漠，向着暗界进军的故事为场景，设计了十户长与美丽公主的对话和故事。长诗以零散化的传说故事展开了十户长与美丽公主的对话。寻找长生之水的故事不是长诗要表达的目标，而是通过十户长与美丽公主的对话表现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你是大海的女儿，无法翻越的追寻，你是皇帝的公主，无法忽略的伤怀。”(第89首)虽然十户长与美丽公主的对话零散且模糊，但通读整部作品后可以感受到有头有尾的故事轮廓，比如宇宙的起源、物种的产生、人类的出现、欲望的盛行、国家的诞生、战争的蔓延等等。这些均通过十户长与美丽公主的对话展开，并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长诗中“我”是讲述者，“你”是受听者，“我”与“你”构成二元对立结构，代表了天与地、阳与阴、男人与女人、理性与感性、思想与情感等世间万物。“你是细雨，从细雨中结晶的大海之魂，你是霓虹，从霓虹中飘出的无形世界。”(第109首)这些诗句充满着梦幻与飘逸的色彩。

在长诗中的故事讲述者十户长形象具体而清晰，而故事受听者美丽公主形象飘逸、灵动。长诗通过十户长与美丽公主的对话讲述了浪漫的爱情故事，也讲述了人类社会秩序初步形成时期的情景，比如构建秩序的三大宝物——玉玺、宝剑和长生之水。玉玺代表着权力，宝剑代表着武力，长生之水代表着生命。长诗是这样描述的：“我的前世十户长，跟随亚历山大大帝十万大军踏上寻找长生之水的艰难

征程。十户长作为大军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经过千难万苦，最后在暗劫深处找到长生之水。大军获得长生之水后，英雄豪杰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辩论。最后，亚历山大大帝偷饮了一滴长生之水，承受欺骗十万士兵和人民的罪孽，陷入了永恒的孤独。长诗通过讲述亚历山大大帝寻找长生之水、宝剑和玉玺的故事，展示了生命、社会和宇宙的深层结构。

长诗中也讲述了生命、社会和宇宙秩序的对立面或破坏者，那就是“欲望”。代表权力的玉玺、代表武力的宝剑和代表生命的长生之水能够重建秩序，而人类的欲望会破坏原有秩序，让世界万物推向“构建—破坏—重建”的循环系统。长诗中写道：“在远古的特洛伊市民之中，有人贪恋动物和植物，误食了从地里长出的白色奇花，因而身上的神光顿时消失。”从中可以看出，“白色奇花”是罪孽之花，具有引诱欲望的功能。欲望吞没了人的神性，从此人类陷入贪婪、掠夺、占有、征战的泥潭。

来世场景：白雀儿与绿雀儿

长诗中的白雀儿和绿雀儿是主人公“我”和“你”来世的显现躯体，渗透着诗人的浪漫想象力。诗人在长诗中创造了“苦而暗，烈而悲，近而远，刹那而永恒，地上而天上，人间而彼岸”的多位世界。“过去劫的黄昏、蒿草、夕阳和飞鸟就是向我飞来的群鸟，而你是衔接我前世与来生的绿雀儿。”(第64首)诗人把对来世的想象浓缩在白雀儿和绿雀儿形象之中。白色代表着阳，绿色代表着阴，白雀儿是“我”来世的形体，绿雀儿是“你”来世的形体。诗人所建构的三对形象汇聚在“飞鸟”意象上，也就是说，“飞鸟”意象囊括了“三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过去就是未来，未来就是过去，迎着星系旋转的方向飞翔就能遇见过去，活在过去劫的你。”(第85首)诗人在长诗中塑造出“共存多维时空模式”，过去、现在、未来自由穿梭、重合和叠加。这一对世间的独特理解和想象贯穿在整部长诗，围绕独特的时空模式作者设计了关于美丽公主与十户长、绝色佳人与浪漫诗人、绿雀儿和白雀儿的故事，这是长诗的独特三位结构。

长诗开端部分描写了宇宙起源、人类起源和国家起源神话，接着穿插讲述美丽公主与十户长、绝色佳人与浪漫诗人、绿雀儿和白雀儿的故事，结尾部分交代了生死轮回，毁灭与重生，暗示了开头即结尾，结尾即开头，以首尾相连方式讲完“三时”故事。诗人认为“死亡之极为新生，新生之极为死亡，毁灭之极为创造，创造之极为毁灭，聚合之极为离散，离散之极为聚合，枯败之极为繁盛，繁盛之极为枯败”，这是诗人笔下世间万物的存在方式和规律。这些都呈现出诗人对时间与空间的独特把握与思考。

长诗的另一独特之处是韵文体与散文体的互动结构，也就是说，诗人用韵文体完成了正文内容，用散文体完成了副文内容，正文与副文、韵文与散文之间自然形成了互动结构。副文是正文的注解和延伸，正文是副文的阐释和延伸，正文与副文相互呼应、相互阐释、相互延伸。比如，副文《诗外札记二·嘎达利王国的传说》中描述了所有人都向往的一种理想国度，那便是诗人的精神家园或乌托邦世界。

在长诗副文中所描绘的嘎达利王国是风清气爽的家，而在生活在这个理想国度的子民与大自然产生千丝万缕的神秘关联，人人都以自然状态生活在美丽国度。按长诗所描绘的“共存多维时空模式”中幸福之极为苦难，苦难之极为幸福，安宁之极为灾难，灾难之极为安宁，在副文结尾充满幸福、安宁和安康的嘎达利王国遇到了灭顶之灾。为了拯救国家，嘎达利勇士们纷纷出征寻找代表权力的玉玺、代表武力的宝剑和代表生命的长生之水，人类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世间万物又进入了循环往复的过程。

总之，长诗在结构设计、内容编排、意象组合、典故运用、语言表达、意义追求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新的探索和超越，将民族诗歌书写从地方推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文学表达

——评长篇小说《王三街》

□孔立文

图尔贡·米吉提著、王苏甫·艾沙译的长篇小说《王三街》，以真实人物王三及其养父王福才为创作原型，通过艺术再现阿克苏百年商业街——王三街的创立与发展，立体摹画王三街上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及跌宕起伏的命运悲欢，全方位展示了新疆各民族自古以来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历史故事。

王三街的发展历程，是新疆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历程。小说既是百年老街的历史传奇，也是民族团结的时代缩影，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情怀，探求涵养民族团结的根脉与基因，彰显了作家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对于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王三街是阿克苏唯一一个以人名命名的传统民俗商业街，而这一条街名的主人公王三，本身的经历就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民族团结故事。这个生动鲜活的文学素材被作家图尔贡·米吉提深入挖掘，用维吾尔文的形式呈现出这一充满人间大爱的好故事。作品一经出版即引起关注，并被列入《放歌天山》主题文学丛书，入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历史题材的小说不好写，而有着人物原型的历史题材小说更不好写，既要保证故事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要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创新性。

在我看来，长篇小说《王三街》的创作无疑是成功的，作家在小说语言上很有文学天赋，叙述方式质朴自然，文字洒脱富有张力，诸多人物生香蕴藉含其内，令人回味无穷。作家运用大量生动的生活细节，把人物放在具体情境下的文化背景中，任其在符合历史真实状态下自然而然地成长，使人物的生存环境、行为心理，有着清晰丰厚的特定历史内涵和感性形态，从而成功再现了自上世纪初以来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情境，展现出一幅栩栩如生且真实可信的艺术画卷。正是作家精心营造的艺术真实，以及对当时社会生活和人物形象的重构与创造，使得王福才、王三等艺术形象具有了丰富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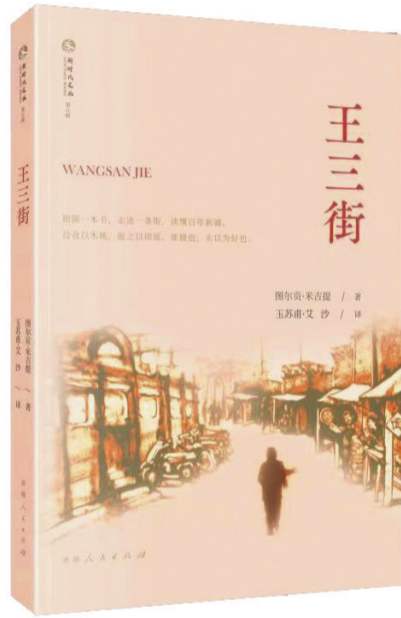
小说是从王三的特殊身世开始的。王三的亲生父母是维吾尔族，家境败落几近一无所有，因为瘟疫相继染上重疾，临终时将未满周岁的儿子托付给邻居王福才。王福才是来自天津杨柳青赶大营的汉族商人，自己已经育有两个儿子，但他不负所托，与妻子把邻居家的儿子视为己出，并按照兄弟排行给其取名为“王三”。这说明他们从心底里认可了这个儿子，实实在在把他当成自己的骨肉。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王三拥有与同龄孩子一样的快乐童年，他上私塾、学古诗、习书法，父母兄弟之爱从未缺失。在王夫人去世后，王福才带着王三及其两个哥哥要回天津，当时王三刚满10岁。临行前，王福才把自家的院落、客棧、土地及全部家当交给邻居库尔班·依那也提看管和打理。王三一家在天津生活了8年，其间王三从未中断学业，而且坚持学习中医，后来两位哥哥相继在当地成家，王三与父亲又辗转回到阿克苏。库尔班·依那也提也将王家的产业原封不动归还，王福才将其自主扩建的茶馆交给其经营。王三与父亲一起，在自家后院的土地上创建起了一个巴扎。这也正是“王三街”的缘起。经过苦心经营，巴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期间虽历经波折与磨难，但都一一成功化解。辛勤付出最终结出累累硕果，店铺商家逐步增加，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王三街就这样做了起来，并成为各民族之间交流融合的依托和纽带。

在新疆，汉族抚养少数民族孩子或少数民族抚养汉族孩子的故事有很多，而王三的故事更有其典型性和影响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王三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有着朴素的爱国情怀。王三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古诗文，即使在返回天津的路途上，父亲也不忘在马车上为他讲授《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岳母刺字》等民间故事。王三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既有营商头脑，又深谙中医之道，性格宽厚沉稳，为人诚实守信，乐于扶危济困。抗日战争期间，他率先为前线将士捐助银圆和药品，并利用自己的名望，发动阿克苏商户开展募捐活动，全力支援抗日救国运动。这些情节的捕捉与描述，让小说显得尤为深沉和厚重。

关于王三的爱情故事也是小说的精彩一笔。高大俊朗的王三不乏追求者，但他不为所动，却打破世俗观念，娶了让自己迷恋的女人提拉汗。提拉汗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因为不能生育被夫家抛弃。但王三看中的却是爱情。两人婚后十分恩爱，因为没有自己的子女，他们又收养了一儿一女。王三给两个孩子都起了汉族名字，以示不忘养父母的抚育之恩。

王三向来有情有义，他借着出差兰州的机会，冒着战火连天的风险，前往天津探望自己的两位兄长。可是因为战乱，大哥一家已移居香港。身为曲艺俱乐部老板的二哥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被日军残忍杀害。这无疑给了王三很大的震撼，在一定程度上也激起了他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小说还讲述了王三与曾任阿克苏专区教育局局长林基路的短暂交往，以及林基路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都为后来王三始终如一地为爱国为民情怀打下了扎实根基。新疆和平解放后，王三身体力行拥护中国共产党，维护民族团结，主动将自己名下的部分商铺、土地和果园移交新政府。一个人能被后人记住绝非偶然，他一定有着自己的过人之处。王三不图名利，始终把知恩图报、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所以一直以来深受各族群众的热爱和敬仰。

在新疆，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民族团结都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须臾也离不开。作家笔下的王三街就像一面镜子，是新疆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的真实写照。今天的王三街，如同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塔里木河，已经成为各民族之间相依相守的象征和缩影，成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文化符号，它记录着新疆各民族命运与共的过去，也昭示着美好幸福的未来。



无需指认的童年和故乡

——读佚岚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哈尼卡之眼》 □姚广



《哈尼卡之眼》是达斡尔族作家佚岚最新创作的一部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哈尼卡是达斡尔族小女孩喜欢的玩偶，人物的头形由剪纸为之，身体由纸张围成的圆锥形组成，可以婷婷直立。让人赞叹不已的是，人物的面孔各有不同，各种巧妙的头饰格外美丽，将哈尼卡放在一起，恍惚间似乎另有一个世界存在，真可以说是达斡尔族女孩子们的童话。

小说充满了回忆的色彩，我们能感受到时光的流淌，从一个婴儿开始，到懵懂的蹒跚学步，直到长成一位少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感受声音，感受友情，感受慈爱，还有长者的智慧，可以借“我”的眼睛看这一切，和“我”一起经历独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充满了好奇和童趣。孩子近神，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孩子的感受更新鲜、更新奇，因而也就更具有文学的发现性。作家借“我”之眼之心，很好地把握了儿童的诗性逻辑，带我们走进一个女孩子的内心世界。

这部书有着与生俱来的鲜明的民族色彩，避免了同质化的儿童文学创作，给读者带来一种奇妙的感受，既真实又陌生，弥漫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就像哈尼卡在孩子们眼里仿佛像谜一样，有西窗西炕的达斡尔民居、曲棍球、柳蒿芽、神秘的老人……读这本书时，我们会感到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穿过了岁月风尘，远远地静望着这一切。读者可能会不禁发问：童年时的“我”，还是当下的我吗？“我”在与另一个我对话。哈尼卡既是现实的，同时也带有某种象征



意味，实际上，“我”一直在追问哈尼卡，这也是对民族文化的追寻追问。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文学创作，首先是文学。儿童文学要提供一种审美和想象，更要为这个世界开启一扇窗。童年是作家终其一生要回忆追索的纪念，作家多年前就曾经写过《童年里的童话》，可以说，童年记忆给作家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张伟在《春天的阅读》中说，“但

在我的心中，却一直没有成人作家和儿童作家这样清晰的划分，而只有优秀和不那么优秀的作家”。所以儿童文学绝不是简单化的幼稚化的代名词，相反，它对作家的心灵和文学水准要求更高，更需要诗性。作家心中温暖的诗意、文字中流淌出来的诗性，以及对真实的探求和对真理的执拗，也是不可缺少的。《哈尼卡之眼》流露出了一个民族的诗性特质。诗性往往是阴柔的，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让其变得强大。一位成熟的作家必定会思考我们与民族、地域、时代的关系。我们都生活在时代之中，也生活在地域之中，时空交错。那么，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和地域，它又发生了或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作家总是会与最亲密的故乡发生关联。读这部书，让人想起一片土地、一个民族、一条河流。如果说，作家莫言所谓的故乡是“血地”，那么，嫩江之畔的达斡尔乡村即是“我”的血地所在。除了现实肉身的故乡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文学中的故乡。无论一个人的故乡在何方，或明晰，或模糊，都会对故乡有着复杂的感情，深深烙印在自己的生命里。当故乡变为异乡，当他乡又成故乡，或是在地，或是远离，我们对大地的依恋是如此之深。那么，文学中的故乡到底是什么？其实，故乡无处不在，既是狭义的个人的精神原乡，也应该是宽广的民族栖居之地。

翻阅这些文字，能感受到深深的故乡情结和浓浓的民族情愫，也能明显感到一种隐忧。时代对文化和故园的冲击，从懵懂的童年到少年时代，尤其是移民搬迁之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会不会就此消褪？作家心中始终有一种惋惜、不舍和怀念。乡村变了，似乎乡愁就失落了，无处安放，就像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被剥夺了一样，耿耿于怀，永难忘记。回忆，也是一次重返故乡，由故乡这个名词引起的疼痛，是因为爱得太深沉。

读佚岚的文字有20余年了，再次查览她的创作，让人惊讶地发现，多年来，她创作散文集三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长篇小说三部、纪实文学集一部，创作量应该是达斡尔族作家中比较多的一位。看上去，作家是一位略显柔弱的美丽女性，这让你很难想到她也是极其刚强且有勇气的。她不顾家庭和工作阻力，曾孤身入新疆探访族人，甚至辞掉工作去求学，从事文学创作。在文学道路上，她的勇气倍增，义无反顾。如今，她还在以笔行走在路上，风采依旧。

如果说散文的背后站着一个人，那么，儿童文学也一定是这样。她的文字既是真诚的，也是诗性的，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心灵的质地，那颗心一直在洁净地熠熠闪光。